[illegible]集

疏劄

卷二

保晩齋集卷第三目

疏箚

陳治法書
祈雨祭文撰進後辭副提學書
請寢祈雨祭親行之命箚
辭禮曹參議書
被論蒙放後辭禮曹參議疏

保晚齋集卷第三目

疏箚

陳治法書

祈雨祭文撰進後辭副提學書

請寢祈雨祭親行之命箚

辭禮曹叅議書

被謫蒙放後辭禮曹叅議疏

保晚齋集卷第三

達城徐命膺君受著

疏劄

陳治法書 正言時

伏以人臣之義一日在其職必效一日之責然後食祿居位可以無愧於心不然而言責官守兩無所事一向虛縻曠日持久則非惟私分之不安而已在朝廷無曠天職之道何如哉今臣辭未得請職名在身有知無知惟當罄竭愚忠以效職責之萬一而第其覼論風采本不近似於臺閣强而效之則爲不誠默

而居之則爲無恥臣之進退實爲狼狽無已則有一焉昔宋之程子爲御史神宗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缺俾贊聖化則可若使臣掇拾羣下長短以沽直名則不能臣雖不肖願奉教於君子矣况今悠悠萬事無過於　睿德成就使臣而不言則已言之則豈有先於　睿德乎玆以一綱八目之說仰瀆离明之聽所謂一綱者卽奮　睿志是也而至於明講學務誠實戒逸慾恢聽納此四者乃爲學之要而體也正祀典興學校改貢舉壯武略此四者又制治之具而用也綱不立則目無所施體不端則用無所

措審其本末察其先後循循乎其有序然後方可以
有爲也臣請先論奮膚志而次及於八目惟　邸
下試垂察焉蓋臣聞志之於事猶木之有榦榦立而
後枝葉有所附麗志立而後事功有所湊泊故爲學
爲治皆當以立志爲先而立志之功有規摹焉有節
度焉所謂規摹者學必以孔孟自期治必以堯舜自
期如射之於的律之於準方圓之於規矩而不至於
是則不止傳云舜何人予何人有爲者亦若是是也
所謂節度者欲正心則必專精於正心欲誠意則必
壹精於誠意如遼之於丸秋之於奕師曠之於聲音

[illegible]發憤忘食不得則不措傳云不專心致志則不至
是也規摹不定則茫然無止泊之地節度不行則薾
然無振作之意夫惟踴躍奮發猛省精進以聖人爲
必可法以天理爲必可極孜孜勤勤不厭不怠然後
方可謂之立志也臣於釋褐之前屢登講席竊知
邸下有不世出之姿乃者伏聞我 殿下以克己復
禮之義發難下詢則 邸下備陳私慾之發氣質之
怠而無少隱焉昔孟子歷聘諸國聰明英邁之君非
不多矣而獨眷眷不忘於齊宣王者以其好貨好色
之過對大賢無所掩諱爲可與適道也然其悅仁義

之言而卒不能行仁義知王道之大而卒不能行王道者誠以所自期所從事只在於闢土地朝秦楚而不在於聖人之道故也今 邸下於私慾氣質之過察之旣明言之不難是其 天資明睿固有以大過人者抑不知 邸下果能以堯舜孔孟自期而欲從事於正心誠意之功歟不然而徒欲爲守文之治循常之業而姑勉强於講讀文義之末歟由前之說則臣固無得以間焉由後之說則臣未有以默其口矣今夫匹夫庶士任克家之事受肯堂之責者猶且奮勵志氣立身揚名以大其家聲況 邸下所處之位

何如也所受之責何如也所理之事何如也一念慮之不謹而患生於政事一事機之不察而害及於生靈其可不奮發　膚志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萬世開太平也哉或有爲一種鄙近之說者曰學何必聖人治何必三代人有古今世有升降苟使君德無大疵國政無大謬則自足爲安平之世此鄉愿之餘論而重得罪於聖人之門者也夫以聖人自期猶患其爲中人以三代自期猶患其爲少康況以中人之德少康之治而自期則其不至於衰亂也者幾希後世之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未必非此論啓之也程

子曰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賢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論所牽制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伏願邸下毋信臣言而信程子之言奮發 睿志卓然自立使規摹節度兩盡其道則以是志而爲學學必成焉以是志而制治治必立焉此臣所以必以奮 睿志爲八目之綱者也臣請得以畢其說焉其爲學之要一曰明講學臣聞帝王之學雖與韋布不同而若其致知以明之力行以實之知行兩端相爲終始則

一而已然致知之道非但於字句之間文義之末誦讀訓釋而已必先精察於萬殊之理又當融會於一本之妙使本末精粗通透爛熟然後推之所行可以左右逢其原矣蓋以意言之則公私邪正善惡是非在所當別以心言之則五性四端七情人道在所當明以身言之則言行交際動作威儀在所當察推之於家而父子兄弟夫婦上下至於宗黨姻戚各有所以待之之道推之於國而仁讓忠恕禮樂刑政以至於制度文爲各有所以行之之宜推之於天下而風俗綱維山川道里關阨形便之勝懷綏經理之略又

莫不各有當然之理此則所謂萬殊也以天下而對國則天下之道不異於國以國而對家則國之道不異於家以家而對身則家之道本於身以身而對心則身之道本於心而是又莫不原於性出於天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此則所謂一本也不各究乎萬殊之理則無以盡其廣大之體不會極於一本之妙則無以造其高明之域雖使盡通六經不錯一字而其所知者亦且枯燥生澁偏滯孤單必不見天命流行常昭昭於日用之間尚何望於義精仁熟之功哉臣之離桂坊已久其於　睿學之進益固無由知之然其

眷眷憂愛之心不敢以其身之未近　离明而有所
間焉每因宮僚叩問　睿學之緒餘則　邸下與一
二宮僚授受音釋講究大旨有若蒙士幼學之應課
肄業云　邸下開筵講學歲月已久其於文義大旨
必不待敎授而自可以領會所未通者特其萬殊一
本微妙曲折之理耳苟不能廣設疑難博攷衆見以
爲參互會通之道則竊恐聽聞不廣進益無期學記
所謂獨學固陋者適不幸而近之矣然臣每竊怪
東宮官屬如師傅賓客之類皆使大臣重臣兼之而
輒以職事鞅掌一行相見禮不復與於講筵是有師

傅賓客之名而反無其實也昔朱子嘗請東宮官屬皆置正員不爲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今請仰稟大朝略倣此法師傅賓客別爲實官而中樞府敦寧府爲師傅賓客之銜門以領樞領敦之餼廩騶卒爲師傅之俸以知樞知敦之餼廩騶卒爲賓客之俸然後大臣觧職者直付師傅如今置處之例而賓客亦妙選卿宰中有文學者擬之使之務積誠意專精輔導則必有成效之可觀矣且春坊僚屬只使堂下官任之故堂上官之有文學者顧不得與講亦非所以廣取材德之義臣謂兩輔德兩弼善兩進善更爲堂

上之案兩文學兩司書兩說書則仍爲堂下之案而其兼職幷皆陞實每妙選之時師傅賓客合席圈點如都堂錄之法而勿論門閥高下惟取其行已端方識解高明者則宮僚之選庶得其人矣夫然後堂上一人堂下一人幷直春坊入侍進講滿五日則左右賓客輪回入講又滿十五日則師傅率諸賓客諸宮僚大會合講不專以誦讀爲事而凡行已之要處事之方治民之道反復商確日昃乃罷至於春分以前秋分以後夜刻稍長之時則更漏初下引宮僚於臥閤或論事物之理或論經史之旨以至如何而誠意

如何而正心如何而修身從容講劘如朋友切磨之
事則庶於濡染浸漬之道必大有得力處古人云共
君一日話勝讀十年書者此也然必以臣向所論萬
殊一本者爲 睿知之準的而時時考驗以爲吾之
知至於是歟未至於是歟果未至也則益加勉勵必
求進步而後已方有收效之地不然臣恐廣設宮官
辛勤講學亦徒爲文具之歸也惟 邸下之留意焉
則幸甚二曰務誠實臣聞天有實理流行賦予於事
物之間故生長收藏莫不各遂其自然之妙民彝物
則莫不各具其當然之理苟爲不然而一或虛假則

氣序有時乎乖舛造化有時乎弊壞尚安能主宰萬彙亘萬古而常然哉夫天人一致理事一貫人之言行動靜必以眞實之心有眞實之工然後方有進步處方有得力處若以虛假之心施作輟之工則雖醫卜樂師之技且不能成況帝王之學問哉易曰忠信進德朱子曰人不忠信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此之謂也臣竊觀自古繼體之君生長深宮宴逸成習雖有聰明之質英睿之姿內無困心衡慮之激外無嚴師畏友之督非不知格致之當務而不能眞實下工於格致非不知心身之當正而不能眞實下

工於心身以至容貌雖莊於朝聽之際而私意不禁於燕閒之中聽納雖勤於延訪之時而氣質已售於念慮之微譬之宮室丹雘藻棁極其巧麗於外而塵垢堆積於內材木朽蠹於中謂之有實則未也一朝怠欲乘之非辟干之則向於彼者輕入于此者重此是王伯之所由分治亂之所由基爲人爲已莫不於此而判焉凡求端用力之初尤宜深察於此默體認之故臣於昔年以洗馬陪 邸下侍坐於 大朝也因下問大學要旨眷眷以誠意之工仰陳而又於賓客入侍時因孟子公孫丑章備陳王伯誠僞之別縷

縷至百餘言不知　邸下尚能記有而若其犬馬愚忠欲望　邸下於誠實二字動悟啓發自一念之微以至萬事之著自屋漏之隱以至延接之顯無有虛僞假飾以立其不欺之誠爲善則十分爲善而無一毫之未盡去惡則十分去惡而無一毫之苟且以立其不雜之誠一事之間自首至尾一言之間自始至終一日之間自子至亥無有間斷虧欠以立其不貳之誠勿以其事之至難而有所遲疑勿以其力之不足而有所沮抑孜孜勤勤不厭不倦則表裏一致言行相孚程夫子所謂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

謹獨云者於是而庶可無愧矣臣嘗竊謂人君當知時俗之弊而自立表準然後可以風動導率以立出治之本目今世道日下巧僞成風人多以機械相頡頏其或有志於此學者又不能眞實用力終始耐往以至於假虛名而無實得者多矣然則誠實二字乃今日世道之藥石而其所以立天下之極爲羣生之表以模範於一世則是惟在於 邸下耳伏況壬子年間臣父爲大司成時我 殿下手書務誠實三字訓飭館學諸生而已未年間臣父爲大司憲時又以无妄之誠仰勉于 殿下殿下虛心開納前後二十

年間　君臣之所相勉不越乎誠之一字是不惟
邸下之家法有自來焉即臣亦有所受矣故臣敢以
臣父之緒餘仰陳於今日惟　邸下之留意焉則幸
甚三曰戒逸慾臣聞天理人慾如陰陽晝夜此盛則
彼衰此消則彼長未有幷存而幷行也況天下之理
邪正雜用則邪必勝乎正黑白同器則黑必變乎白
華夷共國則夷必亂乎華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緜緜
不絶或成網羅此其勢之所必然也夫惟明者能謹
之勇者能斷之故周公之告成王曰君子所其無逸
臯陶之告大舜曰無敎逸欲有邦兢兢業業而虞周

之君能惕然警戒逸慾之萌不復存於胸中以卒成其熙皥隆郅之治自餘凡君庸主則不能謹之斷之於其始隱微之中潛滋暗長以至於蔓蔓而不能制前車旣覆後轍相尋臣每讀前史未嘗不掩卷而太息也然其逸慾之當戒彼亦豈不知之哉特於其心以爲閭巷小人未有尺寸之業而尚能偃仰自逸得遂其心之所欲爲我爲天下君以天下奉之尚不能任其四體惟其所欲哉於是左右諂佞之徒相與諂諛逢迎巧爲辭說以蕩其君之心而危亂之機顚覆之兆固已闖然潛發於此此自古國家之衰替一串

相貫之軌轍而繼體守成之君尤不可不知者也臣之出入桂坊日月亦多固知　邸下必不以人慾害天理然而心難持於盤水善難保於風火深恐燕涓蠖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丞疑之箴旣退警懼之心少懈　淵衷或有遷移則去天理日遠向人慾日深湛然虛明之體必不免爲塵垢之蔽夫以程夫子治心之密克己之勇而好獵一念潛隱未發呈露於十年之後則今　邸下操存之功未密克治之術未嚴此臣所以長慮却顧眷眷於防微謹始之道也伏願邸下反躬自勵幾微之間永杜逸慾之萌由中達外

日新又新則可以追虞周熙隆之治而書之史冊永
有光於後世惟　邸下之留意焉則幸甚四曰恢聽
納夫講學以明理務實以進德戒逸以防患知行幷
進存遏交須則其於爲學大致庶幾無闕矣然取善
之道不可不廣聽言之法不可不恢今夫匹夫庶士
欲修其身者猶且親勝己之友資警益之功然後可
以聞其過改其非以卒歸於善况四境至廣也羣生
至衆也萬機至煩也一人之聰明不能以周知一人
之思慮不能以遍及朝失辭於九重暮貽患於千里
始不謹於一念終爲禍於百世古之聖王深知灼見

乎此而必欲以千萬人之聰明爲一已之聰明千萬人之思慮爲一已之思慮故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如是而又不足也立誹謗之木設敢諫之鼓置進善之旌史書之冊宰撤其膳使其一身之外前後左右內外遠近無非拾遺補過之人而吾以虛明廣大之心開襟延納忠者進之犯者優之過者容之狂者恕之不惟採擇又從而身體心服之不已是天下之善皆爲其身之善也德雖欲不卲國雖欲不治得乎後世此法盡廢別立

臺閣使君德之得失廟謨之便否生民之休戚寄之於六七措大之口而他人皆不得與焉其爲法固已疎略之甚於是而又不能虛心察納優容奬勵示之以訑訑之色則箴規何由以進乎過失何由以聞乎德性何由以成乎惟宜恢張 睿聽務進忠讜如其言之善也則不以其不切於時務而有所不省如其理之當也則不以其不關於 睿躬而有所放過又推以廣之以及乎羣僚之言常使一心存得大舜取諸人以爲善之意則不待司過之臣執法之官而凡進于邃延之下入于繅就之間者無非臺閣之言也

昔漢之諸葛亮佐昭烈治全蜀北圖中原東伐吳會冀復四百年已熄之王業其自任之重爲如何也而觀其所自以爲謀者則不過曰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失事可成敵可服功可翹足而待夫以亮之智慮忠純當時名士孰有如其賢者諸將孰有當其材者其出奇制謀有能出於其運量裁處之外者乎然而眷眷然惟恐其過失之不聞而勤攻之益不能無待於國士者蓋亮本無過人者惟其取諸人以爲善過於人耳故當時名士之能莫不爲亮之能諸將之智莫不爲亮之智他人雖或有長短之相掩

而亮獨去其短取其長以資益於己嗚呼此其所以
事業偉烈聲名卓犖至今兒童走卒莫不知有諸葛
武侯也今我　邸下以儲貳之位受代理之任三百
年　宗社之托數千里生民之責萃在一身其可不
思所以博訪廣延兼取衆善以鞏億萬年無疆之業
也乎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易曰君子以虛受人
惟　邸下之留意焉則幸甚其制治之具一曰正祀
典臣聞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祀之道有本有末本
者人主之誠敬是也末者儀章之數有司之選樂歌
之節是也本立則末雖疎略固不害於祖考之來格

故曰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然其所謂末者或不幸而甚至於乖舛訛謬則亦豈聖王和神人之道而不思所以正之哉故穀梁傳曰衣服不備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者蓋以此也昔臣父嘗從親享而歸語於臣曰方冬寒氣凜慄逼人肌膚與祭之人皆不能安其身而我 殿下達宵露立禮容無怠仰瞻 王鬚寒冰澌澌非聖人而能如是乎臣固已記有於心及臣筮仕之後亦嘗獲覩親享之儀私竊感歎益思臣父之言而有以仰 殿下誠

敬之心寔能致　祖考之來格也然而求之於有司
之選樂歌之節則尚有可議者臣愚死罪雖謂之乖
舛訛謬亦未爲過語也何者我國祭禮參酌唐宋之
制不用三代之禮固可謂踈略之甚然尚有可諉者
曰略浮文敦本實以自附於從先進之意也至於有
司之人則古之聖王必致謹於此將祭之日大射澤
宮以觀其德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蓋
其選之明取之精如此而周禮大宗伯省牲鑊大司
徒奉牛牲大司馬羞牲魚以至小宗伯小司徒小司
馬之屬莫不各有所掌載在典禮臨祭之時不待差

排各自奉行故無紛撓雜亂之弊至於禱雨禜祭然
後在廷庶僚無不遍及故雲漢詩云大夫君子昭假
無贏是也我國四時大享自獻官以至諸執事諉之
於天曹一郎吏臨時苟差請託紛紜惟以圖免爲事
故所差祭官多雜以罷殘昏劣之人衣服不潔禮儀
多愆尚記昔年親祭之時見諸執事或有盤坐 廟
庭相與酬酢如私室之中臣竊慨然以爲吾 君之
誠敬如此而諸臣之慢蹇如彼誠不可使聞於人也
臣意自今以後六曹堂郎以至于惠廳太僕官之類
略倣周禮之法定爲某官贊某事某官奉某物或有

實故不能與祭者令吏曹啓遞本職改擬他人以是定爲令式載之續大典或續五禮儀而天曹郎官差祭之法一切革罷至於祈雨祭官則使大冢宰無論實職軍銜輪次擇差恐有合於重祭之道也若夫樂歌之節則昔年臣父以兵曹判書入侍筵席與聞
廟樂釐正之事故臣亦得聞其一二於臣父矣然其因循差謬之本末俱有前後議論今不必覼縷臣請以三代之樂證之於前我朝　文昭殿之樂參之於後而使其理自著焉夫王者功以九敘故樂以九成書稱簫韶九成周禮稱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是也獨

詩雅頌有祭太王之樂有祭文王之樂而此則乃是
犆嘗之祭各用一廟者非統祭九廟之時之樂也臣
謹攷樂學軌範　宗廟之樂註不曰某室某曲但列
書樂章而初獻除引入熙文引出繹成統爲九章亞
終獻定大業亦然至於　文昭殿始曰一室某曲二
室某曲而各室但止一曲其意蓋曰　文昭之制既
用三代五廟之法則可倣上世犆嘗之例一室各奏
一章也　宗廟之制既遵漢唐西上之法則四時之
祭不可各奏樂章故但從三代祫祭之例各室合奏
一樂至於九變而後已也是以　文昭之歌五室各

製八句以其各室一獻之時樂之長短遲速不得不同也 宗廟之歌句有長短字有多少以其諸室畢獻之後自始至終但取九成而不必辨其遲速也此意明甚本不難曉而今乃不然 宗廟之中割裂九成之樂以爲逐室之奏急則省其句緩則益其節此不過樂師輩因循差謬之致而豈樂之本也哉頃年釐正之時我 殿下以聖人謙挹之心不欲有所更張但別撰 仁廟樂章以增入之蓋非智有所不及也故伊時臣父亦嘗有手劄欲陳於筵席而退托之心不欲咈 聖上謙挹之美節故遂不果焉方今堯

臨于上舜攝乎下同律如禮此其時也安知昔所未遑定有待於今日耶然今欲從九成之例則必廢五禮儀樂止之節欲從逐室之法則又與當初九變之意相左而樂章長短不協或有餘於一獻之時或不足於一獻之時今若於晨祼饋食之時逐室製爲樂章如唐宋之法以節動作而至於諸室讀祝既畢之後合奏保太平九成亞終獻亦然則庶可以復 先王之舊制而得三代之遺意此是臣父昔年講究未及上聞者今幷附陳於此夫有司之人既極其選樂歌之節既極其備而又將之以誠行之以敬則 祖

考來格必能享之以純嘏豈不盛哉伏願　邸下上
稟　大朝下詢禮官以盡秩祀典之道焉二曰興學
校臣聞三代之治民也先之以敎化不率者從而刑
之故民樂於爲善而恥於爲不善後世未有敎化之
法使愚民一任其氣質放辟奢侈無所不至然後驅
而納之於刑罰是不幾於罔民也乎然其所以敎之
者則未嘗家置一喙而戶喩之也亦未嘗拱手安坐
而自化之也必使二十五家爲里而里置一塾五百
家爲黨而黨置一庠里中之兒生纔八歲輒就師於
塾教之以進退升降之節孝悌恭讓之道詩書六藝

之文此卽所謂小學也其頑鈍魯下甚不可教者直自塾黜之歸于農業而其秀者則進于庠升于序入于國學以從事於格致誠正之功此卽所謂大學也當是時天下之民不得受業於庠序者則有之而未有不受業於塾故鄉里之間雖負耒荷鋤之類莫不知有小學之教少者知愛敬長者知遜讓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以至獄訟息刑罰措三代之治所以郅隆者由是而已不然而端委九重使遐方下土之民影從風偃無是理也我國州縣有鄉校而無里塾是於教民之具得其半而失其半况鄉校只是奉先聖

之位行釋菜之禮而已實未嘗有敎民之事與古之
學校體貌又自不同是我國雖謂之初無學校亦可
也夫八域之民衆矣氣質之禀異矣强者凌弱者忮
小不安分大不循義爭鬪無時而息雖 聖王在上
安得一一而齊之哉然其所以爲敎又必以人君躬
行心得之道宣揚導率然後其觀感易入得效最速
而臣伏見我 殿下聖學博厚高明蕩蕩無能名若其
最初得力處則專在於一部小學故推心得之餘欲
作成於士民會於小學訓義刋行之後命諸道州縣
課試小學生以通略報于巡營巡營報于禮曹以聞

焉蓋將因文責實以漸進于化民成俗之功此可以
見 聖智之卓越知爲治之先務也臣竊不勝欽仰
敬服于中適於頃年待罪義興縣則揄揚 聖德導
正風俗乃其職分之所當爲而有不得以固陋爲辭
故到任之日先取小學講紙訪問學子輩所習之業
則所謂講紙者乃是虛名冒錄而訓長實未嘗教學
子實未嘗學也臣竊慨然思所以闡明 聖化期有
實效與監司臣尹東度相議則東度亦以爲前後筵
中屢承 聖教知 聖上立敎之本端在於此在方
伯承流宣化之道尤宜以此爲先遂行關列邑廣抄

境內士民未冠者自十歲至于二十已冠者自二十至于三十而又擇邑中秀才之能文飭躬者各四五人使爲訓長分教其所居附近面講生臣又以爲旣有教之之具則不可無教之之所而使之維繫心志專一所習也遂就鄉校之傍建鄉塾十五架以爲訓長學子輩居業游藝之地而印藏小學訓義一帙刋揭節目要以實體身心爲主又令春秋講行鄉飮鄉射之禮以追古者小學之道則士民輩始頗激勵振發咸知我 聖上風化之美矣仍欲推廣此法每一里建一塾行鄉約之法賁飾 聖主之洪化而臣卽

遞歸遂不果焉然此事本非臣私智之所刱爲而其爲教實本於 聖德其爲法實出於三代是不可獨私於一邑一道而謂宜與八方共之乃者我 殿下又以小學事特降絲綸眷眷然將有所施而因筵臣陳白旋卽寢焉只以照訖講施行夫乾知始而坤代成君擧綱而臣察目我 殿下聖學之高明如此而惜乎諸臣無有以表章之也今請廣諭于八道監司守令每一邑建一塾而令芸館印降小學訓義令儒臣撰下鄕塾節目令州縣抄出邑中蒙士立師教之又以春秋講行飮射讀法之禮以漸摩而矯揉然後

每三年鄉塾擇其士之行已端方識解通明者一人升于其邑之鄉校又三年各邑鄉校各升一人于監營之鄉校又三年諸道監營各升一人于太學大司成以心經近思錄四子五經諸書輪回考講又察其行能高下或有行已鄙悖徒事紛競者大司成即爲草記黜齋幷與所升監司守令訓長而罪之其有經明行修可爲多士之首者則大司成采取齋中公議每三年歲末薦送于吏兵曹補以教官洗馬等職夫如是則升黜得宜名實不爽庶乎人人各自勉勵樂於趨善視今日太學徒費薤鹽惟事紛競者其效害

相去奚啻千百倍哉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又曰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臣亦以爲教民而不以塾是猶欲成方圓而廢規矩也豈可曰古法不宜於今而舍是道以循之哉伏願邸下仰稟 大朝詢問諸臣以爲敦風化之道焉三曰改貢舉臣聞科舉者立身之權輿事君之贄幣故古之君子雖無所不謹而於此尤加謹焉卓然以不欺爲心若李君行之不改戸籍寇萊公之不增私年其飭身正己已嚴於立身之初如此及其出而事君莫不以是心行之忠藎安得不炳蔚事業安得不磊

落一或不謹乎此而上以欺君下以欺心則其平生操術已無足觀國家得此人將焉用哉近年以來科場不嚴之弊月異而歲不同無文者以借述爲能事短文者以剽竊爲長策一遇大試東西奔馳廣求能文者或脅之以威或誘之以利鑽研求乞千百其態甚至於稠人廣坐之中全無掩諱顧忌之心公傳道之反若當然之事嗚呼廉恥之倒喪風俗之壞敗一至於此乎乃者 聖上洞察此弊深軫矯革之道而特以 大聖人不言而信之意臨場命題眷眷於嚴科場正士習以愧多士之心臣竊不勝欽仰之至也

然末世人心巧偽成習雖刑罰驅之於前猶不肯改從繩墨夫豈知 聖言之可服國法之可遵也哉又況近歲科舉頻數士多以僥倖進而出身之後全無定價淸官美職惟意躐取爲士者習見其如此其心以爲我與彼相似也今雖以非道得之亦不妨於晉道之亨也於是前無所愧後無所懼惟欲百般經營過此關嶺而後已此非特士習之不正亦其科場之不嚴有以致之也爲今之道莫如變通科舉以一其士習而變通之道有三別科之當罷也詞賦之當罷也明經之當罷也何謂別科之當罷近年以來慶科

稠疊一年少不下兩次又有謁聖泮試等諸科前後相望爲士者每當科場惟以功令爲業故三餘讀書之人絶不聞焉古人云三日不讀書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况屢年不讀書乎心志之壞蕩習尚之渝薄職由於此而且其爲文如無源之水朝滿夕竭才衰筆退之後不能作副急之用故不得不爲此代手剽竊之事此其勢之自然相因者也又况以科飾慶於義無所當於事無所補往牒之所未見中朝之所未聞我國此法不知昉於何時而其流弊乃至於此也至若謁聖泮試以草草短文字課試於半晷之下雖有

入乂之才亦無以驗其能此與藏鉤之戲殆無異焉而非所以爲大朝廷設科取人之道也朝家若欲但取人數之多則已不然而欲揀拔人材莫若一併革罷使無僥倖紛競之弊也何謂詞賦之當罷歷代取人之法凡三變自成周之賓興而爲西漢之孝廉自西漢之孝廉而又降而爲盛唐之文詞至今遵用莫之有改夫文詞之於人末矣以是取人何補於治道哉然文詞之中策問可以詢得失咨經綸駢儷可以飾敎命交鄰國至於詞賦無所補於治道無所用於應製故宋呂公著知貢舉寄奏曰天子臨軒試士而

用詩賦非舉賢良求治之意乞以詔策咨訪治道自是天子臨軒必以策焉故終宋之世得人最多至其季世文天祥以至誠無息策衷然爲舉子首能致隻手擎天之功臣以是知得人之道乃在於策耳近年場屋取人專在詞賦而主司者又不能辨其文體之雅馴每取其奇險詭譎之新聲故凡老師宿儒出於數十年以前者多不得與焉而所尚者只是新學小生出入陞學之流也纔知吮墨遽登大科未解平仄已通朝籍以致館閣無操觚之士瀛洲無應製之人若過十數年必有甚於今日夫文章關氣運之盛衰

故朱子嘗與門人論科文之弊曰此事大關世變如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糊是非都不理會況於今日幷與其含糊不理會者而無之哉臣於近者偶以策決科以是見之雖謂之策問不得人可也然如臣僥倖乃是千百中一而已又如詞賦國朝名公巨卿之以是決科者前後相望而此亦只是偶然耳若論其必然之勢則詞賦之不若表策較然明矣何謂明經之當罷國家以明經取人本欲研究義理以爲治己治人之本其意豈不美也而今之所謂明經者以句讀爲口業以記誦作家計至於文義大致初不領會

甚至於四子三經如誦已言而不能作尋常書札不
能讀平易文字古人以讀書不知義者謂之書簏是
眞所謂書簏也况其趨利之心漸急速化之術轉巧
智慮未長言語猶澁而曾不開卷先已口授又恐徒
誦易致遺忘乃以鄙俚不經之談襯貼經文以爲記
憶之妙方其爲辱聖經孰大於此乎故京華之士皆
恥以明經爲業獨遐鄉遠方力不足於弓馬才不合
於詞章者乃匍匐而業于是一得紅牌之後朝家用
之則實無相當之職不用則抱牌空老於其家業抛
農桑計遠工商飢餓顚連其心以爲我爲及第何負

於國家國家不用我乎常有忿恨不平之心嗚呼孰謂國家待賢之具反不免爲誤人之資耶故臣以爲明經若罷則人無僥倖之志猶得以農桑爲業而不失其本分也夫然後只存三年大比之科而以製述明經合爲一科製述則先試策一道次試表一篇明經則以一書一經一禮爲率經書背誦禮則臨講假如明式年庸學書傳周禮則後式年論語詩傳儀禮又後式年孟子周易禮記如是輪回至於三四式年則士得以遍通諸經矣然策必如宋人之文而一洗駁雜之陋表必如詔制之體而不用促迫之格講經

亦不必以詩解爲主惟務旨義之通貫浹洽而其表策俱中及三書俱通者方爲入格其或中乎表不中乎策通乎經書不通乎禮者勿赴覆試留待後式年更試以策禮其覆試之不中不通者亦待後式年之覆試至於三式年終不得入格然後削之使更就試夫如是則士無不習之經亦無不習之文不出十年可得全材矣然又必召致　九重面試能否其文之不能成篇經之不能誦讀者嚴加斥退施以停擧之罰然後無才者知有所懼國法可立奸弊可防昔宋初翰林學士陶穀之子登科宋祖曰聞陶穀不能教

子安得登第命覆試因詔自今舉人凡食祿之家委中書覆試夫宋祖以仁厚立國豈獨於穀子而爲是迫切哉誠以科舉者乃國家用人之機括一有不明於此而使賢愚雜進則其所以貽患於國家爲不細焉所忍者小所愼者大故不得不爲此舉也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誠使爲士者皆知不才之不可以應舉則必能各自勉勵以就于才此舉直錯枉之道也伏願 邸下仰稟 大朝博詢廟議使貢法得以申明焉四曰壯武略夫祀典正則神人和矣學校興則教化行矣貢舉改則賢材進矣制治之具

雖非三者所能盡而亦足以爲端本之一道也夫然後可以明戎政壯武略以爲陰雨之備而今之所謂戎政者惟在於弓矢之修補甲胄之繕造旗幟之改備而已至於培養將材之道則槩乎其未聞何也夫作器者不貴良材而貴良匠畜乘者不貴良馬而貴良御謀國者不貴良法而貴良臣雖使弓矢甲胄旗幟極其精備而若無將材以用之則是三者適足爲藉寇兵之資爾臣竊怪我國之取武臣只有三道弓馬也身手也久勤也而此三者無非失將材之術何者夫臂弓睨矢擬人於百步之外乃一卒之事而非

將帥之材故張良不能操一石之弓而能決勝千里之外此弓馬之所以不可也將以智略使膂力而不自以膂力御人故諸葛亮體若不勝衣而能指揮三軍如身使臂此身手之所以不可也至若久勤之法始於北齊先儒論之詳矣以此施之於軍門校卒輩則猶或可也而豈所謂揀拔材略之道哉大抵我國法制至於今日無不有末流之弊而若其西銓用人之道尤爲文具之文具誠以武之爲武不能用之於行師則與無等耳臣請自今以後武臣出身之類皆以兵法試之略如向所論貢舉之法以今見行兵書

彙爲二科六韜三略孫子登壇必究爲奇兵科司馬法吳子尉繚子荆川武編爲正兵科至於七書中李衛公乃是宋阮逸之贋作文義粗淺法術疎略不必以是試之而六書則背誦登壇武編則臨講每四季朔兵曹判書兩局大將參試官諸人會于公廨較其優劣定其高下一如科塲之法及其出榜之後兵判大將又於卽席議定某人當補某職某人當遷某官送付吏兵曹使之調用自參外以至兵水使皆用此法則庶可以抑躁競之習而人人勉勵於兵法不出十年可得將材矣且臣聞三軍之耳目在於斥堠奇

正在於陣法而我國軍門只有塘報一二哨乃是兵出之後偵探于數十里內者而其於賊之虛實動靜漠然不能知之及其已迫近地則雖有百塘報亦無能爲力壬辰丙子其已然之事可以監也今宜仰稟變通三軍門別設斥堠一廳抄選西北三南出身有材略者名之曰斥堠將官更迭出補於各其地邊將詗察其道內非常之事以時馳報于三軍門爪熟而歸又還屬本廳其有善於偵探實有勞績者以次升遷至于僉使營將則人必奮力効勞一有警急庶可以前後相知矣至於陣法自風后握奇以後惟武侯

八陣李靖六花實得奇正循環之妙而若方圓曲直
銳五陣乃是行師之際隨地形便以爲下營立寨之
法顧無當於戰伐擊刺之時也至於方陣之類見於
今所行兵學指南者淺陋固滯未有合變與夫兵法
所謂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者異矣故皇明 成
祖皇帝以方陣爲四面受敵之陣今我國軍門方陣
之外不曉他陣一遇奇兵實有必敗之形可勝歎哉
臣嘗見故相臣柳成龍文集曰屢見倭陣分軍爲五
一陣當敵後二陣張左右翼圍繞左右兩頭遇敵則
又後二陣繞出其外常使我軍在其圍中而使之目

眩心怯故不戰而先自潰到處用此術以取勝云云此蓋八陣之遺法六花之餘策不知狡奴何從而得之也臣愚以爲宜令三軍門大將及儒臣之知兵略者講究討論略放八陣六花之法創成陣圖又節取古今行師節制之謀裒成一帙使之參照練習則其於兵謀師律庶幾有助也臣儒生也其於兵事不啻聾瞽之於聲色而適有所懷不敢有隱伏惟恕其狂妄之罪焉凡臣所論八條溯而上之以觀乎前四條則爲學之道固不止此循而下之以觀乎後四條則爲治之道亦不止此然存理遏慾心法該矣明道察

言衆善歸矣聖賢言學千頭萬緒雖可謂多端而其
要亦不外乎前四條也至於治法政謨方今　聖明
在上機務總攬而　邸下之所有事者只是遵奉指
揮恭行成命而已蓋不惟　睿孝之不自專者固當
如此而是卽乾始坤成易簡自然之道也使臣雖有
忠言嘉謨剴切於時豈敢以　邸下之不自專者仰
陳於　邸下而至若法制之所當損益時弊之所當
通變必須如學究書生私相講明於前史治法然後
可以開發聰明進益知慮此所以幷及後四條也但
恐見之者以爲陳腐聞之者以爲迂闊雖　邸下亦

未必不以爲陳腐迂闊而棄之然事固有驟看齟齬難行而果能眞實行之則終有成效者自今見之三代之法先儒之說擧而語之于世俗之人孰不以爲陳腐迂闊哉然亦不可曰是法是說不足施於今日也倘 邸下勿以人廢言而以臣前所言者省察于身心而立其體後所言者求觀於制度而妙其用則臣所未言亦必有刺口而論之者矣昔燕君市駿馬之骨而千里馬至焉安知臣之此書不爲今日駿馬之骨耶伏況 邸下代理以後未聞有以聖賢之道仰勉於章奏者夫至治之世昌言在庭淸明之朝正

論盈匭以今日寥寥之象書諸史冊果爲何等時耶
臣所以忘其固陋敢效狂瞽之說者此也惟是見職
終非如臣巽軟者所可冒居揣量才分斷無承膺之
望卽因常參召牌儼臨玆敢隨詣闕外披瀝肝血伏
乞 离明俯垂諒察亟賜鐫免使公義私分得以兩
全千萬幸甚臣瞻望銅闈不勝激切懇禱之至

祈雨祭文撰進後辭副提學書

伏以 寶籙靈長 聖壽彌卲歲周封爵日回謝恩
噫實罕聞也朝野慶忭臣人則至愚官則至榮一之
謂濫抑又何再自奉除命泯默至今非敢自以爲安

蓋有待乎公議云爾昨因綾被無人嚴召夜降令又伏承祈雨祭文撰進之命隨牌闕外謹敢撰進而區區去就已悉昨冬之章使臣前辭果例讓也則初雖逡巡後必黽勉豈宜終始自引不慮今之迫隘也不然而其言出於肝膈則人是人官是官前以匪分而引遞後以匪分而冒進是不惟後之冒進爲無據又并與前之引遞者而失之顧何執而可哉臣嘗愛羅仲素之言曰名器之輕由於不肖者居之初辭館職敢以是爲言臣今病矣縱不能裨益世道忍以身壞淸朝之名器哉特教之下進身無路短章徑歸臣罪

允大懇乞早賜勘處以重名器以安私分焉抑臣因
祈雨文撰進偶有執藝之見敢此附陳焉臣伏見我
大朝傳敎特命御史審察畿邑獄囚此周宣側身之
誠也大禹下車之仁也天聽甚卑靈應必速但一視
之德不間內外畿邑之囚偶值旱乾得此霈澤而七
路之民不與焉則使幽圄之中一有抱寃者豈不曰
何吾邑之不旱哉伏乞仰稟　大朝推畿邑以及於
七路一此惠澤焉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善
推其所爲而已此之謂也
請寢祈雨祭親行之命劄

伏以一霈尚靳三農差晚丙枕憂勤將有事於 太
室不知周宣憂民果如何也甚盛甚盛然凡祈雨之
禮以其祭則先外而後內故雲漢之第二章曰自郊
徂宮靡神不宗以其官則先下而後上故雲漢之第
六章曰鞫哉庶正疚哉冢宰我國祈雨之祭必先三
角木覔次龍山楮島次山川雩壇次北郊社稷然後
至於 宗廟其官亦必先三品從正次二品從正次
近侍次議政然後後始親行焉蓋有考於經旨也今四
山三江僅一祭焉三品二品僅一行焉而旋勞 玉
趾薦圭璧于 太室不已遽乎詩曰大夫君子昭假

無贏今有贏矣又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今有所不舉矣臣愚謂宜遣二品於雩壇北郊遣大臣於社稷宗廟祀五方之土龍設池邊之蜥蜴而繼之以親禱則其於典禮庶幾得其序也臣雖不敢以見職自居旣在其位不敢不言取進止

辭禮曹叅議書

伏以臣薄罷旋敘繼有春官肆師之除罪重罰輕以慼以愧臣半世孤立譏侮四集而未嘗一與之較絜今髮之黑者白齒之堅者動乃反與前承旨李翼元爭曲直哉隨駕長銓事也翼元强之使代而臣不怒

差祭三銓事也翼元脅之使改而臣不怒吏抱單立院外屢日翼元之詬叱無不有末乃施以箠楚而臣不怒至其享色吏二人一被箠楚逃去一被拘囚不任加出一人又方被迫於院外　陵幸隔日差祭無人則臣不可但已蓋非翼元之爲怒以其債誤差祭非細事也故雖知齋日不得上徹而略綴數行之書以冀少戢其絞急之怒而已於是囚者釋逃者還被迫者定居得以無事差祭者臣之未徹之書之力也今翼元之書所以聲罪臣者擧其兄之差祭一事也所以詬辱臣者對臣書之猖狂二字也要其意殆若

被罔極之搆誣者然此則過矣臣不可以不辨之以
解其怒也古者擇士與祭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其
兄之差祭豈薄視其兄哉況臣之差祭也除七十實
病及受暇在外未嘗以親疎去取之其年之非七十
病之非實病而帶軍銜初無受暇者臣何敢以承宣
之兄而不爲之差祭哉今其言曰人孰無父兄然則
必孤獨無兄弟然後可以差祭亦必孤獨無兄弟然
後可以差人於祭惜乎其言駟不及舌也臣之自差
祭於 弘陵以臣自丁丑待罪外邑歸又病伏杜門
曾未一瞻乎松柏今旣出門參聞世事則躬執豆籩

一望象設在臣禮而宜先且差祭之日草本已經
乙覽若長銓之病終不可強臨時容有變通之道豈
可以一承宣之令輕自改其已經 乙覽之本哉臣
之迷執一則不自苟其行止一則不隨人以俯仰臣
方自笑其愚滯謹拙今其言曰巧佞而無嚴欲以是
而對臣所稱猖狂然臣所稱猖狂云者非以翼元之
全體爲狂惟玆一事適不幸異乎常度故也是亦何
怒之有而必艱尋其反對之目以逞其忿憾哉然爲
愚爲佞自有後世之公議非一時肆口所可移易臣
當一笑而不辨之也臣每見從古阜山之怨起自纖

芥之微由後視昔往往有可笑之甚者故雖被人詆毁受人簸弄亦必平心而處之况翼元之兄臣本與之相親今豈以一微事失故誼於時移事冷之後哉惟是臣書未及登徹翼元之書已經 睿覽又播人眼目是臣便一遭彈於人也豈可諉以反詈之言而晏然行公慢無顧忌乎伏乞俯賜鑑諒亟遞臣職以謝人怒以安私分不勝幸甚

被謫蒙放後辭禮曹叅議疏

伏以 寶齡躋耋 誕彌届節抑 聖志於撝謙俾羣情於蹈忭而臣獨迹滯荒塞身阻嵩呼顧影自憐

此何人斯仍念臣罪名重矣竄配輕矣日月幾何霈澤旁流歸棲郊坰分甘棄捐不謂記錄之恩特降收敘之命春官佐貳除旨儼辱使華門桑戶增一倍之光榮臣手奉華誥有淚先零夫窮人之情見喜亦悲感之至也在臣叩謝之忱豈不欲聞命登途蹋蹶承膺而人臣出處國之四維關焉臣雖欲放倒亦何可得哉噫譬如治水壅者疏之此 聖主取人之廣也臣誠至愚亦知陶甄之化有時低仰而徒泥銓衡之常格莫體恢拓之明命上以煩中朝之憂惱下遂自陷於負 君父之科一則臣罪二則臣罪今有百堵

於此十人峙幹築杵而不足一人毀瓦畫墁而有餘如臣無狀間厠政席其於取舍之分所以毀瓦畫墁者多矣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之不能聖明之所俯燭朝廷之所驗知雖荷寬容之度未忍終棄曲加湔拂使得備數於器使之末而臣顧何顏乃復職事自居重益其罪戾哉惟宜屏迹田里息影當世無招僨誤之譏庶遂黜劓之補伏乞 天地父母哀臣之志憐臣之情亟命選部刊名朝籍得以優游歌詠於生成之澤千萬懇禱

保晩齋集卷第三終

保晚齋集卷第四目

疏劄

進原續五禮親耕儀辨疏
辭大司憲兼陳所懷疏
辭副提學兼陳所懷疏
復授副提學後辭職陳戒疏
辭弘文館提學疏
陳館學弊瘼變通疏
進祈永篇劄

保晩齋集卷第四

達城徐命膺君受著

疏箚

進原續五禮親耕儀辨疏 禮曹參判時

伏以 主上殿下履八旬之大齡躬五推之盛儀筮人告期司農宿事德之至矣禮之隆矣臣於是時忝佐宗伯秩文講定亦得與聞其一二則博考經傳賁飾儀章俾帝王之盛節粹然一出於三代之正者即是臣職分之所當然故蓋嘗尋求典憲參互古今而五禮儀原續所載親耕節奏往往不合於經傳之旨

者何也夫親耕三代之禮也行三代之禮當遵三代之文非如尋常儀節可以參用漢唐者況其章服之等耕推之節官司之戒追其文而不爲費合其數而不爲勞何必改前聖之制作循後世之苟簡爲哉臣於此竊疑之昔先正臣金集以五禮儀之不用古禮專主開元多有所論班班見於章牘有懷無隱前哲則然臣豈敢自存僭易之懼而不一陳於紸纊之下哉敢進原續五禮親耕儀辨焉若其見之是與不是臣亦不敢自必惟俟 聖明之博詢財幸也臣無任兢惶屏營之至

原續五禮親耕儀辨

設位

前一日奉常寺設　殿下耕耤位於南壝門外東南十步所南向隨地之宜典設司設幄座於觀耕臺上南向奉常寺設　殿下版位於耕耤所南向

臣謹按我朝之奉常寺卽古之太常寺也惟主祀典無與農務而親耕者一以供粢盛一以先成農其於取義所包甚廣凡諸儀節豈可專責於奉常寺哉今考虢文公之言司空除壇后稷省功司徒省民凡厥有司各率常職未嘗以親

耕而專責於農大夫況太常又非農大夫耶臣
謂宜令工曹設耤位典設司設幄座掖庭署設
版位如常儀也

侍耕位於東西階下北上左右通禮謁者贊儀位
於東階下又贊儀位於西階下相向北上從耕宗
親宰臣位在東南諸判書臺諫位在其南皆西向
北上庶人位在其南少東十步外耆民陪耕位又
在其南皆西向

臣謹按此田中序立之位也則下文俱就觀耕
臺下依初位序立者何爲而言也此臺下序立

之位也則上文設版位於耕耤所者又何爲而言也前說是則後說必有闕文後說是則前說必有誤字矣以此之故續五禮儀親耕圖凡位序軒架皆設於田中夫以百畝之中千官庶民重重布列則所耕之地幾何哉借曰判書臺諫耕畢而退庶民可以絡畝然位序移易之際藁蔫雜入於耕犂蹂躪必及於播植知其必不可行也今依大明集禮耕耤圖稍加損益載錄於後以備參攷焉

設親耕耒席於宗親之北稍西南向司僕寺設親

耕牛於親耕位之西稍北典樂設登歌之樂於觀耕臺上軒架於庶人耕位西南俱北向

臣謹按凡親耕之時所耕百畝不容一物然後方可以奏耒耜故宋時宮架設於庶人耕位之南者言庶人之位當在田畔宮架之位又當在田畔外之南也明時教坊樂工執彩旗夾隴謳歌一唱百和颭旗而行者亦以田中不可設樂故令左右夾持其田畔之丘隴而行也我朝樂學軌範中親耕之樂以天粒念我等詩被之於與民樂者亦以與民樂爲行部鼓吹庶便隨行

而奏也今以續五禮儀耕耤圖觀之軒架旣在田中而庶人耕位西南之文又不免自相牴牾矣臣意依明制設軒架於耤田畔之左右當其一推一反隨行而奏之則庶乎叅前代之法損益合宜也

奉常寺設耕耤使位於親耕位之東南向奉常寺正在耕耤使之東南少退耤田令在奉常寺正之南少退俱西向北上奉青箱官及執畚鍤官位於其後奉常寺判官位於庶人位之前主簿位於判官之南少退皆西向北上司僕寺正位於親耕位

之東稍前南向京畿觀察使邑令及諸縣令位於庶人位之東西向異位重行西上從耕官位於親耕位之東執畚鍤者之西稍北西上又設從耕耒耜及牛於從耕官位之後百官序立位於諸執事之後稍南

臣謹按成周耕耤必以六穀卽黍稷稻粱麥苽是也其穀之用六穀者一則取乎地之中數地之中數卽六也一則取乎六宮之奉六宮之奉卽豆實也自北齊以後青箱所盛始用九穀而宋朝因之遂用黍稷秫稻粱大豆小豆大麥小

麥以數則非地之中以用則秫豆與小麥又非
豆實矣臣謂靑箱當用六鬲盛以六穀一遵周
制庶乎得禮之本意也

親耕

耕耤初 殿下還大次羣臣各俟于次奉常寺正
具朝服率諸執耒耜者先就位謁者引侍耕從耕
諸執事及文武百官皆朝服以次入就位觀察使
邑令及諸縣令各就位左通禮詣大次前俯伏跪
啓請中嚴 殿下改具遠遊冠絳紗袍少頃左通
禮跪啓外辦 殿下出次左通禮跪啓請乘輿

殿下乘輿軒架樂作左右通禮夾引至觀耕臺南
階下左通禮跪啓請降輿　殿下降輿禮儀使跪
啓請執圭近侍跪進圭　殿下執圭禮儀使前導
至耕耤位南向立樂止
臣謹按周制農大夫戒農用唐宋之制司農卿
宿耒耜今使奉常寺正率諸執耒耜先就位者
非周之制又非唐宋之制且於義無所取恐宜
釐正使京畿觀察使行之蓋京畿觀察使舍國
之郊察民之農亦古之田畯也記云天子爲耤
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耤百畝冕而青

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
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冕服親耕禮有明
證如此而自漢以來冕服無文至皇明始復古
制然後以冕服親耕具載大明集禮令五禮儀
之用遠遊冠絳紗袍豈是時冕服猶未至於我
國歟抑因集禮中三推禮畢後改服通天冠絳
紗袍而有此誤歟夫親耕古禮也絳紗唐制也
行古之禮而用唐之制非所以備物致敬之義
臣愚謂宜改遠遊絳紗以從冕服也
禮儀使啓請行耕耤禮耤田令進親耕耒席南北

向跪俯伏搢笏解韜出耒東向立授奉常寺正奉
常寺正以授近侍進之司僕寺正進牛禮儀使啓
請搢圭受耒 殿下搢圭受耒耟樂作近侍一人
與高品中官二人共執耒司僕寺正執轡五推禮
畢樂止近侍受耒耟復轉以次授之耤田令復于
韜禮儀使啓請執圭近侍跪進圭 殿下執圭禮
儀使導 殿下升觀耕臺軒架樂作升自南階樂
止登歌樂作 殿下卽座南向樂止
臣謹按上文設位有奉青箱官之位而及其親
耕之時奉青箱官反無所事故續五禮親耕圖

中青箱官退在東左耤田令之後有其官而無
其事可乎昔皇明成化年間行親耕禮戶部尚
書馬昂奉青箱隨後蓋有得於耕犁播種之義
也今亦依此使戶曹判書奉青箱在親耕位之
後恐有合於禮儀也夫樂者所以節人君之動
作恊人君之禮意故行則有肆夏之樂趨則有
采齊之樂大射而有貍首之樂節異其調調異
其宮律與時叶聲與事比故三百篇農功之詩
臣工噫嘻不同其世載芟良耜不同其時今樂
學軌範所載親耕樂章如天粒之於出次念我

之於耕耤曰旣之於陛臺有儼之於從耕一皆
被之于與民樂而國初是此詩也中世是此詩
也竊恐古人作樂必不若是之踈略也況今
殿下以八旬之大齡行五推之盛禮誠宜播之
歌詩越之金石載在樂府垂裕後昆而不但已
也乞令詞臣改撰樂章伶工別異曲譜樂院堂
郎前期肄習以用之於臨時亦庶幾乎三百篇
之遺意而且又安知因古禮復古樂煥然可述
之美不爲之權輿於此哉
謁者引從耕宰臣就親耕位之東畝稍北又引從

耕宗親就親耕位之西畝稍北諸執耒耜者隨之
各授耒耜執之軒架樂作行七推之禮訖退復位
樂止謁者分引從耕諸判書臺諫各就耕位稍北
諸執耒耜者隨之各授耒耜執之樂作行九推之
禮訖樂止謁者分引侍耕從耕官及文武百官俱
就觀耕臺下依初位序立奉常寺判官帥庶人以
次耕于百畝耕畢乃退

臣謹按虢文公之言曰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
終於千畝註班次也下各三其上也是蓋自天
子之三推而三之故卿九者三其三也大夫二

十七者三其九也今 殿下五推而宰七推卿九推則是於五推各加二焉烏在其班三之義哉至若臺諫乃是古者下大夫而又與卿同其九推甚無謂也今當盛舉凡事不可苟且臣愚謂宜更加勘定或三其五而十五之或三其十五而四十五之則庶乎不泥於粗迹暗合於本實也然禮意微妙有非謏見所可窺測伏望博詢知禮之臣以成一代之典焉王公卿大夫以次就耕位者禮無明文今以經傳文勢集禮中親耕圖觀之王與公卿大夫似當一時同就耕

位而五禮儀位序設于别處以次出耕又非所
以助耕之本意今雖不能一遵古制臣意 殿
下就耕位時諸從耕官皆一行分左右立於田
畔待親耕畢還小次後公卿大夫同時奏耜或
十五而止或四十五而止則庶乎其可也
耕耤使升自東階進幄座前稍東西向立陪耕耆
民進臺下北向四拜訖跪都承旨進當座前北面
承教退之南階之東西向立宣教而退左通禮承
教西面宣教曰敬勞耆民耆民四拜皆退復位禮
儀使啓禮畢

臣謹按親耕非欲爲一時觀瞻之美而已蓋將以爲天下農務之先也今 殿下以八旬之大齡旣行此盛禮其在表立影從之義方伯守牧之臣豈敢拱手旁觀而已哉宜於親耕翌日宣布絲綸使八道方伯董率農民勸耕於治所各邑守令董率農民勸耕於邑底以至面任之於各面也里任之於各里也無牛者誘之借賃無種者戒之假貸各有種牛成冊里報之面面報之邑邑報之營上以統下下以承上隨時省功俾有實效則亦庶幾乎以實心行實政而毓文

公所謂王則大徇民莫不恪恭於農不解於時
者其在斯歟其在斯歟
殿下降自南階登歌樂作至臺下樂止左通禮跪
啓請釋圭 殿下釋圭近侍跪受圭左通禮跪啓
請乘輿 殿下乘輿軒架樂作至大次入內樂止
侍耕從耕者及文武百官皆退奉青箱官以種稑
之種傳授奉常寺正捧至耕所播之判官帥主簿
眎終百畝奉常寺正省功畢至大次北向跪啓功
畢訖皆退
臣謹按國語云后稷省功奉常寺之非后稷明

矣謂宜令戶曹判書省功也至若宴勞羣臣庶人於路寢則禮有勞酒之文史有監膳之語詩有呦鹿之詠百日之蜡尚有一日之澤况　君臣同耕豈可無宴饗慰勞之典乎勞以始之逸以成之禮意皆然古之聖王未嘗或改今親耕還宮後宴勞一節不爲舉行是豈恪遵古制之義乎伏乞分付攸司一體磨鍊焉

辭大司憲兼陳所懷疏

伏以臣自忝卿列冥升是懼而間司翺翔亦庶幾其寡過葢隨分陳力不復敢求進矣迺不自意忽伏奉

都憲新除之命臣誠驚疑戃惑不知所云夫都憲爲職非若諫官之專尚獻替者糾察百僚其任也則臣之巽懦可以能乎董正風俗其任也則臣之愚魯可以能乎伸寃禁濫其任也則臣之昏憒可以能乎舍此數者而峩豸冠簪白筆借方寸之地誦故紙之啓古所稱輻輳闕下多非政要者適不幸近之矣臣雖冒進不已堂堂　聖朝尚安用此都憲爲哉雖然此猶以其大體而言耳臣於往歲以副學厠對班偶因淸問仰對云風憲之責不輕而重有非人人所可濫吹故前輩謙退者往往逡巡不自居也伊時　聖心

亦不以臣言爲不可自是數年之間都憲一職多歸
草萊臣實欽歎有以知　聖主擇蕘之德果非小人
之腹所能量也今臣忝叨自以爲能竊據匪據恬不
知恥則不惟前日告　君之辭反歸於矯誕無實卽
其言行之際已成矛盾尚何糾官邪正民俗之有乎
伏惟　上天覆物無微不遂如臣微諒宜蒙曲副乞
卽刋臣之職全臣之志使區區去就不至顛倒則是
亦扶植廉防之一端也言出肝膈庸敢巧飾臣雖不
以見職自居若其隨事獻愚則豈以是爲阻哉昔皇
明　高皇帝之諭都察院曰中書都督御史臺三大

府摠天下之政朝廷綱紀盡繫於此而臺察之任實
爲淸要嗚呼 聖人之言眞可謂萬世法程也目今
聖志奮勵庶政咸熙赫赫乎洸洸乎幾無遺焉而獨
於風憲舊章尚未有修明何哉風憲綱紀之本故欲
匡時政則劄子奏事之法可以申矣欲矯玩嬉則摘
奸啓罷之法可以嚴矣欲戢貪婪則漆門落簡之法
可以明矣欲正風俗則圓議聽斷之法可以飭矣既
修之法又得乎人使忠厚惻怛之意流行於用法之
間則本末俱舉綱維可振于以正百官正萬民皆由
是推之也臣匪其人敢誦所聞以爲代臣者立基址

焉

辭副提學兼陳所懷疏

伏以臣罪積逋慢罰止譴罷言歸郊棲感祝洪私忽聞轟燁之異乃在閉藏之節山齋靜夜遶壁彷徨竊不自勝其嫠緯之憂以爲此時王樓當有秉燭求助之敎矣會不踰日伏見傳敎下者惓惓以講學爲修省之本而乃以臣特授弘文館副提學馹召繼降趣臣登途嗚呼當是時以是人居是任其於求助之道豈不猶反鑑而索照也乎臣本踈迂無所長短徒知泥古不能宜今朝廷之所已驗 聖明之所俯燭雖

尋常職事猶懼其招咎取吝而至於是任則前後忝叨比及七八中間遞罷不止一再歷數廷臣其屢玷是任罕有如臣者而其以是任輒致僨誤又未有如臣者夫僨轅之乘不充下駟處微物亦然人臣陳力惟其有濟　聖主用人惟其可任雖在平日尚不當以已試蔑效者備數邇列況今災異荐臻之日乎況今講學修省之時乎　上有遺照之歎下有冒進之恥臣於是任自畫已固與其趨走爲恭虧壞廉防毋寧冒犯違傲以全淸朝之名器也玆敢從縣道猥入文字罄悉衷懇伏乞俯垂鑑諒亟賜鐫免使翹省之

徵不枉其性於陶甄之中也臣今求遞不敢隨諸寮後具格陳戒以自疑於辭其名侵其事而獨請以漢臣王嘉所謂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者敬爲　明主誦之自向來求言以後投匭之章亦多昌言擇而採之舉而措之見諸實用推類以盡其餘則雖指顧之間旋乾轉坤日星明槪之機固亦即是而在矣然大者格於定制小者拘於成命難者嫌於變通易者淪於異同尚未見其一有施行克享天心以天之仁愛　聖君其所以啓佑之警動之以導吾君聽納之實夫豈得已哉故爲今之要道勿以天從

人惟以人合天言之當理汲汲實踐毋主先入毋憚改作此所謂以行不以言也此所謂以實不以文也若夫前言未施又出新語徒歸臣子能言之譽無補明時採用之實則臣方以至誠事天勉　君上庸敢自越於至誠事　君之道哉使臣而進身登筵其所以仰陳修省之策者亦不過如斯也

復授副提學後辭職陳戒疏

伏以臣再登前席一罷而歸身雖寄於蓬廬心則懸於玉樓詩云既見君子云何不樂心乎愛矣何日忘之臣未嘗不三復此詩益知時有古今而情無古今

也夫以畎畝不忘之情復叨筵席頻侍之職是必其
趨也若激其進也若躍顧何煩諭旨之降而稟批之
飭哉蓋臣九叨見職其行公者四而僨誤者亦四雖
使臣眞可以勝任磨驢之步旋久必蹇况其動輒僨
誤如此哉自畫前言是臣衷曲非有一毫假稱而及
奉批旨則乃有以誠交勉之教 聖主聞善尚且拜
昌愚臣受賜豈無拜嘉之禮乎故臣敢以拜嘉之禮
難進之義參互二者爲之折衷欲一謝職名以拜恩
言三告還歸以守微諒庶幾兩全其去就而人言之
來適在臣再入筵席一宿綾被之時謂臣因此得間

遂一遞之願則可其以爲乍修廉隅從諸僚之後則不可何者以臣則自其未出之前已有自晝之言無是心而爲是言當有告　君不誠之罪有是言而無是實當有事　君不誠之罪二者均之爲罪今以何辭敢復揚揚于于以成就其無所據之處義也哉臣雖生晚其於前輩之流風餘韻猶得以及聞之辭受之節必裁以義去就之間必度其可　上以是期責于下下以是憑恃于　上豈苟爲臣子之身謀而然哉誠以爲風俗盛衰職由此機括而已也方今躁競日甚　聖心獨憂飭勵之敎屢形綸綍則如臣匹夫

之諒亦得與於曲逐之化然後一勺之水庶有補於滄海之大玆敢不憚煩猥復事控籲以冀　聖心之垂憐伏乞察臣之懇鑑臣之志先遞臣職仍治臣罪以安賤分以樹頹綱不勝幸甚臣雖不以見職自居然伏聞近者　聖心警惕鎭日賓對臨門廣詢鄉曲之士亦蒙優批蔭仕之人得展蘊抱雖古之置鼓來諫止輦受言未足以專美臣於此時豈以職名之虛縻有所自諉不爲之一言哉然古之進言皆各以所執之藝與夫所操之事故牧馬者以牧馬言斲輪者以斲輪言爲九九之術者以九九之術言臣之以詩

進講前席屬耳今請以詩之言爲　殿下陳之以代暬御之誦焉抑之詩不云乎訏謨定命遠猷辰告嗚呼此武公之所以爲武公也夫謨必大然後可以審定其號令猷必遠然後可以播告于時辰今舉一廷之臣六日而講確所釐正者不越乎官府之離合胥徒之稍廩而已此雖不得不變通之事然若謂天災由此而作而以是爲消弭之策則臣未敢信也夫以衆議之咸輳羣策之畢舉慮極其周計極其熟而猶且如是者其故何哉新定之法嫌於數更而以爲不必論屢言之事玩於煩屑而以爲不足論於是不得

不就其枝葉循其細節此固勢之自然相因者也惟天無我惟天無必令當以無我無必之心應之于下然後天心可悅矣天災可弭矣 殿下何不罷勿捧之禁令講 廟社之獻禮使諸臣得以一一熟數之於奏議如其言之可用則採而行之猶恐或遲如其言之不可用則斥而舍之亦未為晚昔漢高雜伯之主封建謨猷之大而既令之後一聞張良之言吐哺輟食不嫌銷刻之煩複況以 殿下好問之大聖而當修省之講究處禮意之微妙可以博采衆見務歸至當豈必以二三為疑而禁令為限哉故臣以為苟

欲講確當先講確此事然後可以及於其他苟欲釐
正當先釐正此事然後可以及於其他何者以其謨
則國之大事也以其猷則禮之大體也以其命與告
則屢審乃定不害終歸於至當也武公之臣所以箴
儆於武公者臣若不告於 殿下豈堯舜吾 君之
義哉卷阿之詩不云乎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
馬既閑且馳嗚呼此成王之所以爲成王也夫車馬
之衆盛閑習不以爲人主之奉而欲以待天下之賢
者自後世視之不亦迂且荒乎然賢者至則無車馬
而有車馬賢者不至則有車馬而無車馬以易得之

車馬待難得之賢者君有尊榮之譽國有光華之美蓋不特召公之言爲然故兎罝之詩作而周道以興權輿之詩作而秦國乃衰自餘伐檀簡兮各以類編之於其國者夫子之意蓋曰有如是之賢者而不能見用乃其國之恥也臣未知明廷之車馬果能爲待賢之具歟孑孑干旌未見或在於浚都洋洋泌水空聞樂飢於衡門假如聖人復作編我東之國風則近日朝廷遂無招賢之詩矣安有　聖王赫臨於上車馬衆盛於下而所以待四方之賢者若此其疎略哉伏願申飭銓曹凡抄選之士一一作闕備擬然後特

宣別諭以示至誠招徠之義焉臣雖陋劣豈敢爲是言以要其區區齒牙之殘譽哉炯然此心只欲光吾君之聖德如日月之皆仰使召公之所以告成王者乃復行於千載之下也思齊之詩不云乎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嗚呼此文王之所以爲文王也然作人之道非獨詩之所言如此伏覩日昨綸音眷眷致意者無非所以作人之事也非獨日昨綸音如此前乎是而中朝之歎宣諭之飭盖亦不止於一再矣然旋觀今日作人之道一何悠邈非惟悠邈自識者見之亦必曰一日下於一日此其故何哉人主所以風動

作興之具無他焉爵祿而已黜陟而已故羅仲素之言曰人君知賢而不能用未若不知之爲善知佞而不能去未若不知之爲愈知賢不用則善無所勸知惡不去則惡無所懲以　殿下之聰明睿智其於羣下之賢不肖豈或有遺照者而臣愚死罪以爲　殿下於嘉善之道則或反不足於矜不能之道則失之太過故無才者常見優容有才者常見摧折無才者常見嚮用有才者常見落拓世之素無志守但謀進取者豈必勞其心思苦其視聽味無味之言而講不講之才乎方其未用也以爲我雖無才旣有其地清

官美職何求不得及其旣用也欲爲經綸則經綸非
其所習欲爲詞命則詞命非其所長於是朝嗾一人
設一機關暮囑一人圖一官爵以是爲立朝之彌綸
事業風俗安得不弊乎朝廷安得不撓乎今觀詩人
之所以贊文王者或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或曰豈
弟君子遐不作人而至是又析言條目申申於一篇
之終曰成人則有德小子則有造蓋擧文王治化之
全而亦不外此也然文王何嘗諄諄然命一國之士
如師弟子之間哉得太公望於渭濱得散宜生於中
逵以及閎夭太顚之徒布列朝端而四方賢才聞風

興起皆願立於其朝雖以伯夷清苦之操亦曰盍歸乎來臣以是知作人之機全在人君爵祿黜陟之間也伏望於此深留　聖意苟其賢且才也用之惟懼不亟苟其不賢不才也去之惟患不勇使夫位著之間賢且才者漸進不賢不才者漸疎賢且才者漸多不賢不才者漸少人皆知爵祿之不可以力取各安厥分則不待　中宸之憂勞絲綸之勉飭而成者德小者造近言之則有懷保之效以其材具可以理民也遠言之則有風動之效以其猷爲可以服人也可以綱紀可以幹楨後世之歌詠　聖德亦必如思齊

之歌文王矣凡臣所言皆近日諸臣之所已言别無
新奇之策然人臣事　君當以至誠懇惻之意先之
顧今羣言之未施者尚多而又出新語以與之上下
殆若舉子之臨場較藝則豈所謂至誠懇惻之意乎
故臣但就諸臣之所已言擇其可以急先施行者以
竊附乎三百篇歆動之義焉詩云以洽百禮　殿下
實用臣之上所言者此以洽百禮之道也詩云四方
爲則　殿下實用臣之中所言者此四方爲則之道
也詩云王國克生　殿下實用臣之下所言者此王
國克生之道也

辭弘文館提學疏

伏以臣於昨者退食自公除旨隨其後以臣爲弘文館提學噫臣顧其人乎哉名器之褻未必不自臣始也國家之設置館閣弘文主考試藝文主代撰略分其掌有時相通大抵鑑識公明思藻具足者可以議是任未有如臣之空疎蔑劣而猥厠焉者也臣少多疾病長益懶散既不能刻意功令又不能肆力詞章時或掇拾箋注以自免夫魚魯亥豕之眩而已至若典選掌制以馳騖於文苑則非唯臣意念之所不及人亦不以是期臣臣未知是任奚爲而至哉夫世未

必皆希音而瓦缶之響不列於大樂世未必皆琮璜而燕石之賤不登於郯郢方今羣才彙征豈患無人而乃以臣苟充備擬不少留難其於 聖朝甄別之政何如也其於 聖朝用舍之道又何如也聞命悸恐不省所措自念匪分之銜不可一日虛縻茲敢略綴短章仰瀆 宸嚴伏乞將臣所兼弘文館提學之任亟賜鐫遞以重名器以安愚分千萬幸甚

陳館學弊瘼變通疏 大司成時

伏以臣於前疏以六抄爲瓜熟之期而 聖批亦以六抄之不可中止爲教則區區必遞之願伏想記有

於　宸聰矣夫言必有物雖敵以下尚不合以無實之言陳之况臣於　君父之前質言如此而乃反於六抄之後遲徊顧望不思所以引遞則誰復有食臣之餘哉此臣所以寧得遠慢之罪不敢爲冒進之計者也伏乞亟遞臣職以幸公私焉第臣目見館學凋弊殆不成樣數年之後莫可收拾事不預講必至臨急變通則用力雖倍得效反少故雖其臨遞之時亦效一得之愚誠以爲國家之本唯在學政學政之要唯在養士其不可一任頽廢也决矣夫京兆秋曹之吏屬不過一衙門皂隷耳猶且上煩　宸慮下詢廊

廟設置保民司以掌其稍廩之出入則惟此賢關四學所以培養者何如也所以作成者何如也所以楨幹國家者又何如也昔宋臣孫奭上言知兗州日建學立舍以延生徒數百人贍養不足乞給田以爲士糧仁宗詔從之宋朝之諸州學田始此雖以一州之學舍一人之私建而聖帝明王亦且樂聞而施之惟恐或緩至今千載之下猶令人感歎興起況國學之修毀起廢乃爲國之先務方當 聖主崇儒右文之日臣豈敢以其職之將遞有所自阻而不獻其管見也哉謹以便宜開列于後以便 乙覽伏惟有以財

幸焉

一本館費用有應下者焉卽齋生日用供饋及員額每朔料布也而其數爲四千五十九兩零有例下者焉卽齋生別供臘藥及司中食堂鋪陳也而其數爲一千三百七十六兩零有隨時上下者焉卽庭謁聖增廣通讀監試等諸儒生試紙筆墨火具也而踈數不一贏縮無常蓋視科擧之有無多寡爲之存減然亦不下於一千五六百兩零也摠計一年費用大約不下於七千餘兩而其一年應捧則僅爲五千餘兩以五千

餘兩當七千餘兩其勢不得不引用於後等則一年之千餘至明年爲二千餘又明年爲四千積至累年爲萬爲億此其自然相因之理也於是引用不足至於稱貸稱貸不足至於使吏隷自當雖有一時之請得以補經用然朝償前債夕已告罄每當需用吏輒以不可不請得告大司成大司成亦不得不東西求乞左右拮据以爲牽補架漏之計蓋不如是則養士之具將不免全闕故也夫以堂堂千乘之國而養士之具若是苟且臣竊恥之切欲不費朝家之財力修

舉館學之頹廢以裨　聖朝菁莪之化伏乞下詢廟堂而處之焉

一時無古今法有通變豈可曰昔之財力足以養士而今之財力不足以養士乎哉患在通變未得其宜焉耳臣叨見職之後審知太學典僕輩生齒漸繁契活甚艱其日夜之所期者願得各軍門債錢以爲立本於二十一懸房故前後每當太學有事之時特蒙軫念許貸軍門錢以沾漑其轉環之利典僕輩至今稱頌以爲盛事夫順民之情因勢之宜修毀補弊不見罅漏此實

立事之最要最切者今若以均廳十年所劃送本館漁鹽給代錢三萬九千七百七十兩又益之以二百三十兩滿其四萬兩之數而預下本館則本館待十月奴婢稅入之時當以二百三十兩還報均廳於是以四萬兩分授於二十一懸房使作販賣之本而每一朔納錢四百七十八兩八錢於本館至如正朝六日小朔六日以非販賣之日而減其納錢則通一年所納爲五千五百五十四兩零幷本館奴婢貢田畓稅一千六百餘兩合爲七千一百有餘兩以是需用

於本館緩急之備則自有餘裕可免欠縮而在
本館自成排朔節蓄之勢在朝家初無科外糜
耗之弊在均廳可忘十年輸索之苦在典僕坐
得無邊貸下之債館市俱利上下均足策之善
者無過於此矣况臣伏聞近者掌樂院以經用
之凋弊預貸十年給代錢於均廳經紀補縮百
弊盡袪云豈可曰樂院之所能辦者本館不能
辦而朝家旣許於樂院亦豈靳惜於本館哉伏
乞下詢廟堂而處之焉

一令之議者必曰堂堂太學養士之需豈可專靠

於市廛之債錢乎此乃迂闊之論也臣請得以
預質之昔皇明定制四門設宣課司以收商稅
盡爲供給士子之費典簿以主之掌饌以司之
夫以　高皇帝禮士之盛教士之嚴而猶且切
切於商稅之末利以足其贍養何哉誠以爲不
如是則養士之需不能充故也况太學典僕寄
生理於懸房猶鄉里小民寄生理於農圃農圃
之供菜地典僕之供館用其相去何能以寸哉
此法行之十年若無弊端則又復預貸其十年
劃送之錢若今之爲則是雖無保民司均役廳

之名而誠有保民司均役廳之實無害於義有補於事者亦從古聖賢所不憚爲伏乞下詢廟堂而處之焉

一謀事之始雖求有裕法久之後恒患不足此亦自然之勢也本館隨時上下之費若不預先磨鍊及至臨時或割用排朔之數或復有稱貸之請則一弊纔去一弊又生故不得不從優磨鍊然若値不設科擧之時則此等費入自當常存令本館每歲末計會一年用下用餘報其記簿於備局如外邑守令月餘米之例而及其十年

節蓄或滿萬兩然後錮減典僕二釐之息使之只納本錢則尤爲便利况周官羣吏以月計之要歲計之會致斂於天官此可見聖人節財惜費之遺意今此報計會於備局亦不害爲周官之法度也伏乞下詢廟堂而處之焉

一本館養賢庫米自戶曹劃送者爲九百三十七石而常有不足之患臣怪而問之則往在己卯年間以居齋生之多加得白米二百石於戶曹及其翌年戶曹乃於九百石中計減責償則本館又以用度之不足又貸二百石自是以後逐

年以爲常戶曹則曰計减本館則曰貸用此與朝三暮四何以異哉况今　聖朝優禮賢關之時爲有司者乃反區區較絜於六七年前多士口吻中物而不體　聖朝德意乎哉無其實而有其名又奚爲於賢關哉臣愚竊以爲二百石米仍命蕩减恐爲得宜也伏乞下詢廟堂而處之焉

一四學之弊有甚於本館吏隷逃散前後相望故兼教授合辭呈牒于備局要欲變通者厥惟久矣今亦以均廳所劃送四學錢一萬四千七百

七十兩預下本館分給於二十一廛每一年一千八百二十七兩一朔一百七十六兩分俵四學則一朔各四十四兩零較其應下雜費自有餘裕足可以牽架支費其中不時之需閏朔之餘亦令修記簿報備局一如本館之爲而本館照管收捧當朔分給則可以蘇其弊可以節其費可以永其法伏乞下詢廟堂而處之焉

進祈永篇劄 大司憲時

伏以 寶齡彌高於八旬 誕辰載届於九月雖以撝謙之盛德不擧舞蹈之常儀而 文孫承歡百僚

相慶詩云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又曰維其有之是以
似之古之人臣祝願於其君者臣今躬覩之矣唯是
所叨之職實非昌據之地其自鄉廬來伏私次者盖
所以爲　慶節近耿光也其不敢從大夫後躬與問
候之列者盖所以爲　聖世張四維也然其惓惓忠
愛之心不以其身之不行有所自已昔衛之武公以
九耋之年猶令國中箴儆於已而未聞其臣有訏謨
辰猷垂炳烺於百代唐之張九齡以千秋之節撰進
金鑑錄一帙而又未聞其君能悅繹採施示柯則於
萬世嗚呼若使九齡當武公之時獻金鑑之言則武

公之所以發揮施用者必大有可觀此千古志士之所感慨興喟也如臣之不才無似幸而生於仁壽之域又幸而值　聖上至誠求助之會又幸而適以見職當此　誕彌之節即其不得躬與候班無乃使其心不能自已發於言形於辭登進螭頭以代其躬與之禮也歟臣於是乎雖欲以固陋自引不贊我　殿下發揮施用之德亦有不可得者矣謹述其裨益治道者凡九則此非臣之所自言其義則竊取古聖賢遺訓可以祈天可以永命故名曰祈永篇欲待　慶節上之即以文對天牌儼臨盖　慶節乃迓續祈永

之機也次對又咨訪祈永之時也臣惟不言言之豈可舍此會以爲言哉玆敢躬詣闕下隨劄以聞伏惟俯賜采納焉取進止

祈永篇

第一則動靜

天一於動而無靜乎一於動而無靜則氣機元亨何乃繼之以利貞品物生長何乃繼之以收藏夫天尚不能一於動況聖人立天之中而承天之體乎動不偏於動必有靜以繼之靜不偏於靜必有動以繼之動以繼之故朝事有時聘會有期冕服

有秩軺旟有節出戶則史執筮以諏吉出門則宗有事以告輶夫何故欲其重儀文以爲節乎出入動作也靜以繼之故居寢有暬御之箴燕處有瞽史之誦占夢有官宴息有警夫何故欲其湛夜氣以爲本於朝訪晝聽也是以聖人之動靜也動不流於動靜不淪於靜循環不已日月是也互爲終始四時是也一氣孔神百志皆通存之於身則可以保壽可以擴充施之於用則可以使百工受法於動各率乃職萬物之生長元亨也可以使羣生有養於靜各遂其事萬物之收藏利貞也嗚呼明

乎動靜之妙天人之合治天下其猶視諸掌而況於爲國乎

第二則大公

人君以一心而中處乎四方四方之事姸媸美惡日應於前四方之人賢否忠佞日接於前四方之幾安危治亂日決於前夫唯至大可以不動於血氣之用夫唯至公可以不係於近昵之偏天無私覆君心則之地無私載君心法之日月無私照君心以之怒非君之怒也理之所當怒矣喜非君之喜也理之所當喜矣取舍非君之取舍也理之所

當取所當舍矣蓋於是乎超然一無所與惟理之視理者何也曰是而已故四方之事姸媸美惡至紛也而君以是正之四方之人賢否忠佞至雜也而君以是辨之四方之幾安危治亂至賾也而君以是彌綸之故曰公則一又曰至簡而能御煩

第三則道法

治有道有法仁義忠信治之道也錢穀兵甲治之法也道屬天而無形法屬地而有迹有迹者無形之用無形者有迹之體體以爲主用以爲使治之本末得矣何善之若乎不然而徒法而已則一落

方體流爲縛束人心以之而苟切風俗以之而刻核觀三代以下惟法之尚宜乎可以致治而典章纔立爭鬪繼作何其弊之速乎觀三代以上惟道之明似若迂於爲治而不煩詔教民自率服何其利之博乎是故聖人之著六經不以法爲法而惟道是法其意葢曰領絜則裘順綱舉則目張嗚呼誠使朝廷之上知道理之非迂而法律之爲大迂則後世之治日可使如三代之靈長

第四則聽納

堯之所以爲堯可知之矣一言以蔽之曰嘉言罔

伏舜之所以爲舜可知之矣一言以蔽之曰四聰
達四門闢湯之所以爲湯可知之矣一言以蔽之
曰改過弗吝從諫弗咈殷高之所以爲殷高可知
之矣一言以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漢高之
雜伯也而聞周昌比桀紂之言笑而起則後世稱
爲寛仁之主漢武之失德也而聞汲黯内多欲之
言無忤於意則後世稱爲豪傑之主漢成之委靡
也而聞朱雲下從龍逄之言不加之罪則後世稱
爲雅量之主故人君聰明不足貴才藝不足論夫
惟察納忠言然後天下之聰皆爲己之聰天下之

明皆爲已之明天下之才藝皆爲已之才藝可以
賢可以聖可以善名可以善世傳曰若有一介臣
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寔能保我
子孫黎民夫爲相亦然而況於君乎

第五則賢能

言治者不論其君而論其世不論其世而惟人材
之衆盛是計何哉天運於上一無所爲而四序寒
暑各司其時百物以成歲功乃施故從古願治之
君莫不以得賢爲先虞舉元凱功以煥然漢舉良
平業以鞏堅唐舉房杜治以文明宋舉韓范時以

太平從古佐治之相亦莫不以薦賢爲重孟明之進子桑有頌杜預之代羊祜得譽山簡之薦山濤多與韓絳之用韓琦益尊故曰一年之業莫如樹穀一世之業莫如樹人然樹人非難知人爲難知人非難任人爲難昔齊國有三嘆有賢不知一也知而不用二也用而不任三也齊之不振三嘆爲漸嗚呼齊國之嘆豈惟齊國爲然哉不以古視古而以古視今千載之下孰不悚然于心

第六則名實

天地之間洪纖高下有實則有名有名則有實實

之不存雖有名與無爲一故曰不誠無物也況人君代天理物不自爲其事乃得衆賢與之共天位治天職必使有其名又有其實然後事以之舉功以之立夫論道陳猷宰樞之職也而宰樞不能論道陳猷雖日奔走勤勞然國無宰樞矣補闕拾遺臺閣之職也而臺閣不能補闕拾遺雖日奔走勤勞然國無臺閣矣推之於衆官庶僚莫不皆然故禦折綿之寒紈衣千襲不如一裘之温乘拍雲之浪蘭舟百艘不如一瓢之堅古之人君必求有是實者授以是名而猶恐是名之或異是實然欲求

文學則公孫之僞或亂仲舒之實欲求政事則谷永之僞或奪劉向之實況非文學非政事而容其梔貌其蠟乎噫

第七則遺逸

爲治莫如知弊知弊則矯捄之術於是乎在矣爲治莫如知機知機則風動之術於是乎在矣宋仁宗患時俗之奔競以問於文彥博彥博以爲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知恥此矯捄之術在於知弊也漢光武患氣節之委靡招延嚴子陵待之以友禮遂致東京多士之羽儀此風動之術在於知機也

夫舉遺逸將以行其道行其道將以用其言用其言將以扶國脉繇國祚豈直爲風動矯捄而止哉然求其近功速效亦足以戢巧譎革貪鄙絶佞媚而況進於是者乎今夫垂旒之渝鹵簿之弊非有害於國脉國祚然走人於海採珠焉走人於礦採金焉猶恐其新之改之之遲延獨於爲國乎不求野外之遺賢小謹而大捐聖帝明王所以擇於術夫豈其然哉

第八則賞罰

天之化以兩而已陰陽是也地之法以兩而已剛

柔是也人主之御世酬物以兩而已賞罰是也天常陽於高且近者常陰於卑且遠者地常柔於卑且近者常剛於高且遠者則造化之功必鈌敎法之道必隱故人主賞不遺於疎賤而下莫不知勸罰不遺於近貴而下莫不知畏夫何故以其賞之罰之在乎其人之善惡而人主不自以好惡扶抑如天地之陰陽剛柔不私有厚薄也善乎司馬光之言曰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爲治夫堯舜尚不能爲治況後世之帝王乎不賞不罰尚然況賞其所當罰罰其所當賞乎昔晉有占官田

者四人武帝獨罪劉友而國勢遂以微弱宋有立功當遷者一人太祖素嫌其人聞趙普言乃可其奏而人心莫不悅服夫以一舉措之微而興衰隆替如分桐葉嗚呼有國家者尚亦鑑于是而無忽也夫

第九則條令

條令者所以使民之不犯也太繁則民疑於考据以爲厭以爲厭則犯數更則民眩於奉行以爲悶以爲悶則犯强人之所不能則事不立不立則犯禁人之所必入則法不實不實則犯是故古之聖

人不以意爲法熟察民情擇其不可犯而令之故
天下趨之如注建瓴先乎人以爲爭而其民之所
安者聖人不强去以爲法民之所厭者聖人不强
存以爲法故古語曰治天下有道無爲天下立法
一法立一弊起毋爲天下興利一利興一害隨毋
立法弊則革之毋興利害則除之塵去而鑑自明
鑛盡而金自見弊革而法自立害除而利自獻盖
言其順民情宜天時以合乎乾坤易簡之理而已
民情順天時宜乾坤易簡之理合則太和洋溢諸
祥畢至祈天永命之機亶在是乎

保晩齋集卷第四終

保晚齋叢書稿紙